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7 1941

9

T2514/381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氏請史卷之三

李序卷五臣傳不備者

五代紀

余讀五代史至梁唐晉漢周臣傳未常不掩
卷嘆也曰嗟乎春秋無義戰五代無全臣其
然乎其然乎當時通經學古彼儒服而稱先
王者蓋不乏人而忠義之節多出於武夫悍
卒其他朝統廢者庶幾道喪如長樂老童雖
有技也亦不能不重二君者幾何人歐陽公叙

顧氏詩史卷之十二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華亭顧正誼仲方甫著

五代紀

余讀五代史。至梁唐晉漢周臣傳。未常不掩
卷嘆也。曰。嗟乎。春秋無義戰。五代無全臣。其
然乎。其然乎。當時通經學古。被儒服而稱先
王者。蓋不乏人。而忠義之節。多出於武夫悍
卒。其他朝仇暮君。廉耻道喪。如長樂老輩。踵
相接也。求能不事二君者。幾何人。歐陽公叙

馮道自稱
長樂老

錄死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者。則別爲雜傳以紀之。夫忠臣義士之生。雖國家全盛之時。猶不多得。况五代邪。余故揭其君若臣之表表者。著於篇。而又終之以馮道。夫道以宰相。歷事四姓十君。亦可醜矣。而吾猶節取之。以爲士君子處亂世事。暗君者之戒。昔蘇頲濱有言。士生五代。立於暴君驕將之間。日與虎兕爲五。奔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溝瀆者。何異噫。士不幸而生當其時。與其偷生苟活。以立人之朝。而終難免於不理之口。夫亦思以早決計哉。

後梁太祖

太祖名溫。姓朱氏。宋州碭山人也。初從黃巢爲盜。旣而降唐。拜爲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未幾。進封梁王。挾天子以號令諸侯。弑二帝。殺九王。誅戮羣臣。竟移唐祚。在位七年。爲子友珪所弑。凡二世滅於唐。

太宗恩澤竭仙李日凋殘

唐姓李氏。○杜詩仙李盤根大。○詳見堯

注君素

黃巢一倡亂四海皆波瀾礪山無賴子鳥

舉逐旌竿纜離鬪魚沸頓使沐猴冠

通鑑黃巢少以販私

鹽為事。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剽掠州縣。橫行山東。廣明元年。巢入長安。上走興元。

黃巢借號。自稱大齊皇帝。○五代史太祖礪山人。少貧。不能為生。與其母傭食蕭縣。唐僖宗乾

符四年。黃巢起。温亡入賊中。巢陷京師。以温為同州防禦使。時諸鎮會兵討賊。温歸河中。因王

重榮以降。拜汴州刺史。○捷錄朱温脫釜中之遊。以歸命國家。○丘遲書將軍魚遊於沸鼎之

中。○漢書韓生曰。是時唐社稷危如朝露溥

楚人沐猴而冠。○傳君之危。龍囚少陽苑荆棘遍朝端

若朝露。○綱目昭宗光化元年。

崔胤與上密謀。盡誅宦官。宦官益懼。於是中劉季述等。陰謀廢立。乃引兵突入宣化門。扶上

與后同輦。適少陽院。季述以銀鍬畫地。數上才罪數十。乃鎖其門。鎔鐵錮之。穴墻以通飲食。才

狼乘間入取國若探丸後梁紀唐宰相崔胤。外宦者。矯制召之。王以兵七萬至河中。宦官韓全

誨劫天子奔鳳翔。王兵犯之。及李茂貞殺全誨。天子出幸梁軍。殺宦官七百餘人。

天子紇干雀遷都洛陽。天子左右皆梁人矣。

綱目全忠表請遷都。上發長安。至陝。民夾道呼萬歲。上泣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詔於

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

下霑襟。左右莫能仰視。

公卿白馬湍通鑑朱全忠聚裴樞驛。一夕盡殺之。投屍於河。○五代李振傳。振常舉進士。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賜死白馬

驛。振謂太祖曰。此輩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為濁流也。綱目

遣朱友恭弒昭宗於椒殿。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全忠聞之。陽驚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今

我受惡名於萬代。乃殺友恭。友恭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醜行何須數

五代梁家人傳太祖張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邀其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邑。尤寵之。太祖

病。王氏與張推兵膠下兒老賊。中暴。通鑑梁

氏專房侍疾。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知之。

密告友珪。友珪夜斬關入至寢殿。梁主驚起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友珪曰。老賊萬段。馮

廷諤刺梁主腹。亦出於背。以敗。羶裹之。殞於寢。穢濁我生民。豈復有君親。梁家弒父賊唐室。

報讐人

後唐莊宗

莊宗名存勗。姓朱耶。沙陀人也。先世事唐。賜

姓李氏。父克用。以沙陀兵平黃巢。拜河東節

度使。封晉王。存勗襲爵。起兵滅梁。即帝位。號

曰後唐。在位三年。為伶人郭從謙所弒。

沙陀獨眼龍破巢功第一。受屈於朱溫。銜恨歸

泉室。五代後唐紀克用驍勇。軍中號李鴟兒。其

陷京師。克用以步騎萬七千來赴。敗巢將橫尸

三十里。京師平。克用功第一。朱全忠封梁王。大

舉伐晉。乘勝圍太原。三矢留哥兒令起復仇師

存勗承父志悉甲墮三番

五代伶官傳晉王將終以三矢賜莊宗而

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後唐紀初克用破孟方立。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崗。伶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際。聲甚悲。坐上悽愴。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曰。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此乎。及存勗即位。王位。梁夾城兵。聞晉有太喪。頗憐。王乃出兵。上黨。行至三垂崗。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遂攻交。破之。梁軍大敗。凱旋告廟。諭眾梁戈倒。○綱目晉王擊梁兵。驚悸大潰。李存璋呼曰。梁人亦吾人。父子兄弟。餉軍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囂聲動天地。

問鼎燕都掃

綱目燕王劉守光稱帝。晉王聞之。大笑曰。俟彼十年。

吾當問其鼎矣。○五代史守光稱帝。晉遣周德威攻燕。破其城。執守光。及其父仁恭。曳以組練。獻于太廟。刺仁恭。何來畫日筆。○五代蘇循傳。晉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闕。循至魏州。入謁。求唐蹈舞。呼萬歲。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大悅。正逢

傳國寶。○綱目晉王將稱帝。國耻既云。酬龍飛臨九州。居高心易。侈狎俳優。○通鑑唐主勿善

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三軍變。叵測。二帝分南北。臨事既

乖違。登高空嘆息。○綱目唐討鄴兵。劫李嗣源入

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威。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請主上帝河南

令公帝河北。嗣源遂引兵向大梁。唐主如何萬

聞嗣源已據大梁。登高嘆曰。吾不濟矣。如何萬

乘尊見弒一伶人骸骨成灰燼為爾重悲辛

綱目

唐伶人郭從謙弒其主存勗李嗣源入洛陽拾莊宗骨於灰燼之餘而殯之。

明宗

明宗胡人也初名邈佶烈無姓氏以騎射事

晉王克用克用養以為子賜名嗣源冒姓李

氏莊宗時數有戰功拜中書令及莊宗遇弒

諸將立以為帝在位八年殂

莊宗既失道眾心歸嗣源引兵南入洛衮冕遂

臨軒饑者易為食時政頗稱賢目不知書籍文

學爛居前

通鑑唐主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

諸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

兵革雖未靖往往值豐年

歐陽修明宗紀

論曰明宗即位不邇聲色不樂遊畋

高秋禁鷹

隼

綱目唐勅解縱五方鷹隼馬道曰陛下可謂仁及禽獸矣唐主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

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為耳

內帑却私錢

明宗紀自初即位廢內藏庫聖明

久不作焚香時祝天

通鑑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

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

吾觀五

代主明宗深足取如何宮掖間倉卒生師旅

明宗

家人傳明宗子從榮加天下兵馬大元帥。明宗疾。從榮入問起居。帝已不知人。乃謀兵入宮。馮贊入見曰。從榮反。已攻端門。明宗命以兵諸門。從榮擁兵叩端門。左掖門皆閉。乃走歸河南府。兵潰。皇城使安從益殺之。明宗聞其死。悲咽絕而蘇者再。六日而崩。昔也臣攻君。謂明宗。今來子叛父。謂從榮。倚伏遞相尋。葵倫棄如土。飲恨復何言。從璟獨堪憐。明宗紀論明宗從慮患為防。而變起倉卒。帝亦飲恨加終。○家人傳明宗長子從璟。從莊宗戰有功。明宗軍變于魏。莊宗如汴。將士多下。獨從璟不去。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欲遣從璟通問。行欽以為不可。遂殺之。歐陽公曰。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後晉高祖

高祖名敬瑭。姓石氏。沙陀人。明宗之婿也。初與潞王有隙。乃借契丹兵以滅唐。建國曰後晉。在位七年而殂。兄子重貴立。是為出帝。在位四年。而為契丹所執。廢為負義侯。晉遂滅。

明宗之遠畧。身死國且分。養兒弒真子。愛壻統

邊軍。五代史。愍帝。明宗第五子。從厚也。明宗特愛之。使鎮天雄。明宗崩。即帝位。潞王從珂

反。帝如衛州。潞王本姓王氏。母魏氏。少寡。明宗掠得之。有子已十餘歲。明宗養以為子。名曰從

珂。驍勇善戰。明宗愛之。明宗立。封潞王。明宗春秋已高。王於諸子中最長。安重誨患之。數請行

軍法。明宗不聽。及愍帝即位。王遂反。降天子為鄂王。即弒之。自立為帝。石敬瑭沈厚寡言。明宗

妻以女永寧公主。明宗立。拜保義軍節度使。鎮太原。○綱目。桑維翰謂敬瑭曰。公明宗愛婿。

彼此懷危。輒言露千春節天平一聞遷河東遂

猖蹶通鑑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遂歸。欲與石郎及耶。石敬瑭聞之。益懼。唐主欲使敬瑭移鎮鄆州。薛文通曰。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不若先事圖之。唐主曰。卿言殊豁吾意。即以敬瑭為天平節度使。敬瑭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與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於是劉知遠桑維翰等勸敬瑭舉兵反。敬瑭意遂決。此時君

若臣反逆本相均以暴還易暴吾將罪何人指君

潞王。臣指敬瑭。潞王可以弑愍帝。敬瑭亦可以弑潞王。故曰反逆相均也。○伯夷歌以暴易暴

今不知其非矣。千古衣冠地誰遣腥膻至豈謂契丹兒

能勝唐家婿瓜分十六州永為中國憂南面臨

冠帶北面事氈裘死事傳契丹犯塞沈斌罵趙延壽曰。公父子悞計陷于腥膻。○綱目唐主削奪敬瑭官爵遣張敬達率諸將討之。敬瑭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及鴈門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以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傾國赴援。唐主大敗。契丹立石敬瑭為晉皇帝。敬瑭割幽薊等十六州以賂之。○難蜀父老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司馬遷書。檀裘之君長咸震怖。注。檀裘。謂匈奴所服也。

福兮禍所倚出爾反乎爾後死調鷹君終向胡

詩。卷之三十一

塵死

綱目晉主敬瑭殂。兄子齊王重貴立。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契丹怒。開運三年。契丹大舉入寇。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契丹入大梁。以晉主為負義侯。執之而去。

後漢高祖

高祖名知遠。姓劉氏。其先沙陀人也。仕晉。以功封北平王。及重貴被虜。知遠乃即位於晉陽。建國號後漢。改名曷。在位二年。殂。子承祐立。為郭威所弑。漢遂亡。

後漢開基主晉陽一牧豎

五代漢家人傳高祖少為軍卒。牧馬晉陽。

掉臂從石郎乘風思軒翥

高祖紀晉高祖將謀

書贊易馬恩既洽

漢紀知遠與晉高祖俱事明宗。為偏將。明宗及梁人戰。德

勝晉高祖馬甲斷。梁兵幾及。知遠以所乘馬授之。復取高祖馬殺而還。高祖德之。高祖留守北

京以知遠

傳檄功還舉

綱目唐以石敬瑭為天

於將佐。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帝業可成。

虎口脫晉君立國樹元勳

知遠謂敬瑭曰。君柰

乎虎口

通鑑晉主欲奪知遠軍權。令

苟懷金石意

臨危當解紛

在晉陽。危於朝夕。非知遠心。如

契丹執晉主閉門若不聞

後漢紀論契

能解紛

詩臨難

丹滅晉。漢未

常有赴難之意。蓋其於出帝無復君終心未忘臣之義。而幸禍以為利者。其素志也。

晉國滅身當殉通鑑漢主稱天福年况持超乘

兵不擊天驕陣通鑑知遠在河東富疆冠諸鎮

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常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左傳秦師過周北門。超乘者三百乘。○帝昭國語注超乘者。跳躍上車也。

○漢書強胡者。乘機入汴。都師行不血刃。通鑑

天之驕子也。發太原。自陰地開出。晉絳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石氏國為丘拱手有

中州鷓蚌勞相角漁人得所求戰國策趙且伐

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鷓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鷓曰。今日不兩。明日不兩。即

有死蚌。蚌亦謂鷓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鷓。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又相支以蔽大

象。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天福徒存晉社稷已**

歸劉後漢紀張彥威等上牋勸進即帝位。稱天

漢。仍稱天福年。天福。晉高祖年號也。**高皇目一瞑乾綱不復整鎗**

劍及毛錐視君如土梗通鑑漢主高祖。周王承

兼樞密使。以蘇逢吉異議。怒之。因與威逢吉楊邠諸朝貴會飲。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

鎗大劍。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一杯

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始有隙。如水火矣。**一杯**

士未乾周人來問鼎綱目漢主遣使殺郭威。不

克。威舉兵反。遂殺其主承

寺

祐○左傳楚子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後周太祖

太祖名威。姓郭氏。刑州堯山人也。任漢為樞密副使。及隱帝遇害。將士擁而立之。建國號後周。在位三年而殂。

郭威少勇敢。使酒好從戎。半酣殺屠者。匹夫氣。

何雄五代史後周紀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為軍卒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為人負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威常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殺

皆驚一市太原漢兵起矯翼共搏風後周紀漢高祖起兵太原

拜威樞密副使朝君暮讐敵勉樹奇功通鑑郭威曰吾與諸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高皇棄世早託孤何草草通鑑漢主

威等入受顧命曰承祐羊將羣狼然爐炭燎鴻歷年圖隱帝雖有南面之號而政非已出欲除跋扈之臣而禍不旋踵○捷錄隱帝嗣位

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弘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顧命大臣各專一職○留侯世家黥布反上欲使太子將四人相謂曰太子將兵事危矣

此無異使羊將狼也○刺客誰遣螳螂臂偏向傳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

軼車驕通鑑漢主年益壯厭為大臣所制遂謀誅威等○莊子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

則必不反謀素所畜非緣密詔促

通鑑漢主遣孟業齎密詔

請業都殺郭威。威召諸將告以密詔狀。遂舉兵反。使郭崇威將騎兵前驅。自將大軍繼之。濫

賞遍天下。此時何所欲

後周紀隱帝立。李守真等反。隱帝遣威西督諸

軍。守真死。隱帝勞威以玉帶。威辭以破賊。皆將相之賢。帝悉召楊邠等皆賜之。威又推功大臣。請加爵賞。由是

濫賞遍天下。一呼雲雨隨席捲逼京師三軍

承意旨君王道中死

通鑑郭威軍至封丘。人情

將兵拒之。彥超等戰敗。遂還。是日漢主出勞軍。兵敗。為亂兵所弒。

契丹未交兵

黃旗先蔽體

通鑑契丹入寇。漢太后命郭威將大軍擊之。威發大梁。館於澶州。旦

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謀。威命閉門。將士踰垣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乃裂黃旗以被威

體呼萬歲振地。威遂稱皇帝。

弒主罪難辭仁義復誰施徒摧

漢宮寶空拜素王祠

綱目周主毀漢宮寶器。悉碎之於庭。曰。凡為帝王安

用此物。○周主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

之師。敢不敬乎。遂拜。

世宗

世宗名榮。姓柴氏。太祖后兄守禮之子也。太

祖無嗣。養以為子。及太祖崩。乃承大統。在位

六年而崩。壽三十九。葬慶陵。太子宗訓立。時

年七歲。在位半年。禪位于宋。

世宗英奇質削平四海心

五代史世宗紀世宗器貌英奇善騎射通

書史。○通鑑世宗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臨戎

斬叛者

綱目周主自將與漢戰于高平合戰未幾樊愛能等引騎兵先遁降于比漢後

聞周兵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周主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逃者無他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

壯士會如林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羸老者居多為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

高平親督戰

遼主入寇世宗自將兵禦之軍於高平之南自臨陣督戰親犯矢石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比漢兵大敗

征伐四方所向皆捷

遣使盡獻江北地周主罷兵引還唐主聞世宗在江上恐遂南渡又耻降號稱藩

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

江表迥窺臨

綱目周主臨江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主遣使盡獻江北地周主罷兵引還唐主聞世宗在江上恐遂南渡又耻降號稱藩

南唐

方入貢北漢漸披襟

綱目唐遣司空孫晟與尚書王崇質奉表于周請奉正朔守疆土

關北胡塵不敢侵

世宗紀論世宗區區五六年武稍披襟注解帶崑

橫行三

魚鳥樂飛沉

沈約詩愍茲區宇內魚鳥失飛沉

兵威既云振民事亦所先木刻農桑人羅列宮

闡前

通鑑世宗留心農事常刻磬虛思正樂

見鐘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竇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

田

世宗紀世宗常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

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按時收井稅綱目

二期以徵限世宗謂侍臣曰近朝徵歛穀帛多

不俟時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

之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毀佛鑄金錢世宗

紀世宗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

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

鑄錢常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以利人為急

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况銅像豈

所惜哉由是羣惜哉功未竟天崩曆數遷點檢

臣皆不敢言

作天子令我倍悽然

右二章

王彥章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人也少以勇力聞事梁

太祖為開封府押衙末帝即位梁晉相攻以

彥章為招討使破晉軍於南城已而為趙巖

等所讒罷其招討令段凝代之卒為晉所敗

作天子令我倍悽然

宋鑑世宗常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

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乃命匡胤代

之及世宗崩太子宗訓立匡胤果代周有天下

是為宋太祖

虜彥章欲降之不屈遂遇害。

常聞跼蹐徒慕義心無已。

游俠傳跼蹐暴天其徒誦義無窮

於賊温朝更求全節士。

五代死節傳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

吾得全節之士三人馬

身死名愈揚得之王彥章。

死節傳彥章武

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

彥章何為

者驍勇冠戎行。跣足能履棘力戰恒輕敵。

本傳彥章

為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佐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

鐵鎗梁晉爭天下為勃敵獨彥章心常輕

鐵鎗斷三日南城克。

本傳時晉盡有河北以鐵鎗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

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用事彥

章謀不見用宰相敬翔入見末帝泣曰事急矣

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為招討使問破敵

之期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

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

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治者具糒炭乘流而下

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泐河以

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

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

三日也○劉禹錫詩千尋鐵鎖沉江底

徒紛紛捷書君不聞竭忠反得罪使酒罷將軍。

本傳副招討使段凝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

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為常謂人

曰侯吾破賊還誅奸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

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為捷

楊劉之敗也。疑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
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疑為
招討使。庸君總昏眩。捐生猶百戰。兵殘身被擒。臨
危色不變。守義歸窮泉。故主應相見。忠逆迥殊
流。朱溫當掩面。本傳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
屬段凝。京師祗有保鑾五百騎。是時梁之勝兵皆
可用。乃以屬彥章。彥章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
又敗。與餘百餘騎死戰。傷重。被擒。莊宗愛其
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謝曰。臣與陛下
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
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
目。見天下之人乎。遂見殺。

郭安

郭崇韜。代州人也。為人明敏。以材幹見稱。莊
宗即位。拜樞密使。滅梁有功。進爵侍中。莊宗
伐蜀。以魏王繼岌為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
為招討使。軍政皆決崇韜。及破蜀。為李從襲
等所譖。矯詔殺之。

安重誨。應州人也。少事明宗。為人明敏。謹恪。
明宗即位。拜樞密使。累加侍中。兼中書令。事
無大小。皆使參決。其勢傾動天下。後坐事。出
為河中節度使。因上章致仕。人或言其有異

志明宗殺之。而滅其族。

莊明諸朝士二子名最優郭進平梁策安多匡

國謀五代郭崇韜傳梁王彥章擊破德勝方召

兵莊宗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與兵仗義將

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丈餘年矣况今大號

已建而思休息邪願陛下長驅擣其巢穴不出

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

即日下令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用八日而

滅梁莊宗取天下崇韜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

功○安重誨傳重誨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位

任事無大小皆所參決盡忠勞力時有補益

高志止足寵極乃生愁崇韜傳崇韜位兼將相

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待不便也○重誨

傳重誨恃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

助其獨見之避暑諫不納伐蜀更何求崇韜傳

慮禍繫所生避暑諫不納伐蜀更何求崇韜傳

年夏霖雨不止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

高樓避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崇韜眉頭

不伸常為租庸措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

言身卷之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言身卷之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言身卷之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言身卷之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言身卷之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珂為河中節度。重誨以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為國家患。乃欲陰圖之。從珂牙內指揮使楊彥溫叛。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宗曰。吾為小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為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今貴為天子。獨不能庇之邪。重誨由是不復敢言。後得罪。知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恨家亡非所惜。國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

亂總堪憂。莊宗身作燼。愍帝骨誰收。千秋夜臺。

下二主有遺羞。莊宗見前本詩注。○五代後唐紀。愍帝即位。潞王從珂反。帝如衛州。遂見弒。論曰。明者慮於未萌。而前知。暗者告以將及。而不可懼。重誨區區獨見潞王之禍。而謀之不臧。至於墮身赤族。其隙自茲。及愍帝之亡也。穴於徽陵。其土一壠。路人見者。皆為之悲。使明宗為有知其有愧於重誨矣。哀哉。

桑景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初舉進士。不第。作日出扶桑賦。以見志。晉高祖辟為河陽節度。掌書記。高祖有異謀。維翰贊成之。求援契丹。以滅後唐。而興晉。高祖即位。拜翰林學士。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高祖崩。出帝立。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契丹怒。數入寇。出帝兵弱。不能敵。卒破大梁。虜出帝。維翰遂見殺。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高祖時為都指揮使。出帝

甚親信之。後亦為契丹主所殺。

晉家帝王業。契丹掌握中。桑不謀其始。景則敗

其終。易君子以事謀始。敬瑭初拒命。孤軍難取勝。一書

投契丹萬騎入蕭關。徒知滅唐。易不念事遼難。

綱目唐以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今桑維翰

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契丹主將五萬騎自楊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

遂滅後唐。立敬瑭為皇帝。遼家兒子死。中國更天子。延廣無

奇謀。片語干戈起。昔與彼為臣。今與彼為孫。豺

狼不可近。况乃觸其瞋。十萬橫磨劍。一夕委胡

虜。五代史敬瑭見遼主德光。約為父子。○景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

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契丹怒。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

國自冊。可以為孫。而不可為臣。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佗日不禁孫子。取笑天

下。瑩歸具以延廣語告契丹。契丹益怒。後契丹德光犯京師。遣騎取延廣。延廣馳騎見德光。德

光責曰。南北夫權。皆因爾也。十萬橫磨劍。安在。遂叱鎖之。延廣引手扼吭而死。晉家不血食。桑

○左傳戎狄豺狼。不可親也。維翰曰。事急矣。求見

帝。帝調鷹於苑中。不見。維翰退而嘆曰。晉不血

食。中原打草國。通鑑契丹至大梁。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為名。分番剽掠。謂之打

草。亂階由汝曹。身殲禍不息。盧龍十六州。永作

腥膻宅。遂使宋偏安。日受羗胡逼。如無

大聖起。中土成夷貊。按桑維翰勸石敬瑭以十

之地失矣。宋有天下。竟不能復。其後遼金相繼。以偏中原。虜宋二帝。而王室偏安一隅。至元遂有中土。皆由維翰之作備也。逮我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而十六州之地。始復為國。

劉審交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人也。少畧知書。通於吏事。後漢隱帝時。為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州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

民得歲時祠祭。詔贈太尉。起祠立碑。

漢高之遠謀。羣臣負且乘。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况當承祐朝。劍與毛

錐競。見上高祖注。弘肇好殘刑。五代漢臣傳。史弘肇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又為斷舌決口。斫筋折足之刑。王章善苛政。漢臣傳。王章征利剝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石。輸二升。為雀鼠耗。章乃增一石。輸二斗。為雀耗。天下由此重困。帝室

若無人。何地有陽春。汝州防禦使。為政獨施仁。

通鑑審交有仁政。濁涇有清止。救彼一方民。此言濁世而有良臣

也。詩涇以渭濁。湜湜其北。雖無回天力。亦足書編冊。

王朴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見漢將亂去而東歸周世宗鎮澶州朴為節度掌書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樞密副使世宗外事征伐內修法度朴皆有力焉顯德六年卒贈侍中

騏驥伏鹽車不異駑駘步造父一揮鞭崑崙堪

徑度賈誼弔屈原文驥垂兩耳服鹽車今楚辭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宋

記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驂駟駟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柳宗元文古之書

有記周穆王乘八駿升崑崙之墟○楚辭凌天地以徑度五代無明君良臣

寂不聞世宗振長策英俊聚如雲王公才卓犖

獨抱匡時畧避亂辭楊邠適遇賢君作五代本傳朴為

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世宗鎮澶州言辭既偉然獻策欲平邊

朴為節度掌書記本傳世宗即位遷朴比部郎中獻平邊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為奇引與計

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調聲堪正樂本傳世宗詔朴考

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准以九尺之弦十二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為均樂

成而推曆暇窺天朴為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

和世之務至陰陽律曆之法莫

不通焉。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步日月五星為欽天曆。

用兵征九有破敵

知先後

世宗有平一天下之志。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惟翰林學士陶穀與朴

言用兵之策。常謂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其言。

其言周家運當移功半身。還朽世宗叩地悲點檢

擬開省藉令朴也在陳橋未可知

朴卒。世宗臨其喪。以王鉞

叩地大慟者數四。○陳橋見宋紀注

馮道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初為晉王掌書

記。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莊宗

弒歸明宗。明宗以道為平章事。明宗殂。相愍

帝愍帝出奔。道迎潞王而相之。晉滅唐。道又

事晉。晉高祖加道司徒。封魯國公。契丹滅晉。

道又事契丹。德光以為太傅。德光北歸。

道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

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周世宗元年。道

卒。謚曰文懿。追封瀛王。

天造方草昧。四維滅不張。賢人隱丘壑。鄙夫居

廟廊

易天造草昧。○管子四維張。則居今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

義三曰廉四曰耻。○諸臣無足道所嗟長樂老

易天地閉賢人隱。五代史本傳時天下大亂道方自號長樂老著

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矯行要虛名官朝何太早本傳道少能矯

為相值豐年切戒明宗前既聞井陘喻復奏田

家篇本傳明宗拜道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

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失

不敢怠於術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

凡蹈危者慮遽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

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

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

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

自誦其詩曰二月賣新絲五月糶國有無形寶

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

人君所當曉本傳小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

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

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

寶也明宗嘉納之臣節爾何心飄若風中草唐亡晉復

殘低眉歸契丹栖栖戀榮寵老子真癡頑本傳

唐道又事晉契丹滅晉道朝耶律德光於京師

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德光誚之曰爾

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穹廬倦遊宦策馬來歸

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漢朝受郭威叅夕預周家禪契丹北歸道從至

歸漢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見道不得

四姓十更君一杯開一卷西山歌未聞

本傳道事四姓

十君益以舊德自處其長樂老叙曰時開一卷時飲一杯老而自樂何樂如之○史記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當年居草

澤潛耕猶盡力

本傳莊宗時道居父喪遇歲饑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

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為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為德

今日青門

傍豈無三畝宅

三輔黃圖長安東第一門曰青門門外舊出佳瓜○史記邵平

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王維詩五湖三畝宅○列子三畝之園而不能

海內方無王志士當深藏麒麟可羈係誰

云異犬羊

楚辭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又何以異

羊碌碌風塵裏污合真無耻如逢斷臂人一

見當羞死

歐陽修馮道傳叙傳曰禮義廉耻國

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子常得五代時

小說一篇載王疑妻李氏事疑家青齊之間為號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疑家素貧一子尚

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主人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

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手吾

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

氏而笞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謂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顧氏詩史卷之十三

華亭顧正誼仲方甫著

宋紀上

世所稱國家之興。而天下一統者。必曰漢唐。宋云。迺宋何得與漢唐埒也。盧龍十六州之地。當全盛之時。已非宋有。而自是割寧夏。割交趾。縣寓從茲日削。君臣日惴惴焉。昆事契丹而供歲幣。至其後南竄江左。而一隅之天下。且岌岌矣。獨其君多共儉崇禮。而名臣賢

言以卷之十三
士之興亦更無出宋右者。濂洛關閩之間先
王之道雍雍如也。斯不足躡漢追唐而稱兄
弟哉。余於道學諸君子佩服遺言靡然心醉
而崇竝淵邃莫罄揄揚。故不敢輕置喙。乃其
他魁竒踔躒之士效采揚芬於時者。又索索
未可更僕數也。以余管窺之見妄爲標摘。君
自藝祖訖於高宗。而其臣則於開寶間若趙
普而下得三人。於太平興國間若呂蒙正而
下得四人。於咸平間若李沆而下得五人。於
慶曆間至熙豐之際若范仲淹而下得九人。
於元祐間若司馬光而下得五人。於建炎中
興以及祥興之季若李綱而下得八人。釐爲
二卷。使操尺管而隲千古者。知不得以其形
勢之積弱而獨誑宋也。

太祖

太祖諱匡胤。姓趙氏。涿郡人也。父弘殷事周
官至檢校司徒。母杜氏。以後唐天成二年生
帝於洛陽夾馬營。體有金色。三日不變。旣長

容貌雄偉。器度豁如。善騎射。周世宗甚寵愛之。與父弘殷分典禁兵。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數從世宗征伐。薦立大功。世宗崩。宗訓立。陳橋兵變。遂代周而有天下。在位十七年而崩。壽五十。葬永昌陵。

五季亂無象羣雄日戰爭

左傳國亂無象不可知也。○李白詩漢道

昔云季羣

蒼生倒懸久傾心思聖明

五代史馮道傳時天

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

庸主仰天祝真人應運生

宋鑑匡胤之生自後唐明宗登極之年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

早生聖人為生民主明

赤光時照室

宋史太祖紀帝生赤

光繞

香氣夜侵營

宋鑑杜氏生匡胤於洛陽夾馬營營中異香經宿不散人

謂之香孩兒營

靈符良有在龍質本飛騰遭逢周天子

萬里事長征

王昌齡詩萬里長征人未還

名起高平戰

綱目周主

自將與漢戰于高平太祖為宿衛將謂張宋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乃身先士卒馳犯其鋒

北漢兵

功就滁州行

綱目周主命我太祖將兵襲唐滁州克之初太祖襲

清流關皇甫暉等整眾而出太祖

威聲既云樹王

業已潛萌

通鑑太祖威名日盛每臨陣必以繁纓飾馬鎧杖鮮明或曰如此恐為敵

所識太祖曰吾固欲其識之耳

右一章

嘗聞漢唐主。力戰樹雄圖。如何宋天子。搯肱取

遺孤。史記婁敬傳。夫與人鬪。不搯其肱。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世宗恩不薄社稷。深相託。輔政

時方七歲。在位。世宗恩不薄社稷。深相託。輔政

未期年。陳橋變。還作變生。非偶然。白日早雙懸。

黃袍纔掛體。禪詔已成篇。宋鑑初鎮定二州。言遼北漢連兵入寇。周

主遣趙匡胤率禁兵禦之。發汴京殿前散指揮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

者久之。指示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石守信等謀曰。主上幼弱。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夜五鼓。將校軍士集驛門。宣言册點檢為天子。匡胤醉臥。初不省。軍士直逼寢

所。匡胤驚起披衣。未及對。則相與共扶出廳事。黃袍已加身矣。眾即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擁

逼還汴。遂入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

匡胤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升崇元殿。服衮冕。即皇帝位。奉周主為鄭王。天命良難

測。人謀非一夕。雖慰區中思。終慙馬上得。鄭氏

曰。或問宋太祖之得天下。果天命耶。抑人謀耶。予應曰。天命固有在人。謀不盡無也。觀其赤光

異。香之奇。此天命以著矣。然而身之上。黃袍豈

志。果然。猶可驗其素必有說於高祖曰。乃公居

其情之發露也。○史記陸賈傳。高祖曰。乃公居

右二章

五星方聚奎太平應可久

宋綱目太祖乾德五年五星聚奎初實儼

周顯德中為諫官善推步星曆嘗曰偉哉創業

君逆取能順守

史記陸賈傳湯武救民十偕國

宋鑑南漢主作燒煮刀山劍樹等刑且賦斂繁

重宋主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太祖時偕

削平之銷兵一杯酒

宋主因晚朝與石守信

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

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安枕也君此位者誰

不欲為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

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宋主曰卿等固然其如

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

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曰陛下指示可生之途宋

主曰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

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不亦善乎

明日守信等皆解裘得士心

稱疾乞罷典兵

惟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

我彼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

負石先羣醜

宋主自帥大眾討李筠於澤州山

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上負數石將士因爭頓令卧榻傍鼾睡不復有

負之即日平為大道

曹彬圍唐江寧屢敗唐師唐主危迫乃遣其吏

部尚書徐鉉上表以求緩師鉉見帝反覆論辨

不已帝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千金

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

購奇書帚編不釋手

宋主性嚴重寡言獨喜觀

人問有奇書不善言書屏几儒臣居左右

宋主

吝千金購之

宋主

徵處

宋主

宋主

宋主

宋主

言史卷之三
士王昭平為國子博士。昭素有學行。著易論三十三篇。太祖召見。令講乾卦。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歛容對曰。此文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風諫微旨。太祖大悅。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太祖愛其言。書于屏几。文武道無虧尚

右三章

汴京開帝里宮闕何雄哉聖心原豁達洞若諸

門開

宋鑑帝聰明仁孝豁達大度。○綱目宋廣

宮殿。按圖修之。以韓重斌董其役。管繕既畢。宋王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請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天威震海內四面降王

來推誠置人腹中外絕疑猜錢俶感封疏劉鋹

愧辭盃

捷錄太祖北克劉李。東克重進。西克孟

吳越。○宋鑑南克李煜。滅劉鋹於南漢。服錢俶於

國時多置醜以毒臣下。一日宋主幸講武池。銀

先至。賜以卮酒。銀疑有毒。捧盃泣曰。臣罪固當

誅。乞延旦夕之命。宋主笑曰。安有事邪。命銀酒

自飲之。而別酌以賜銀。銀大慙謝。○宋史太祖

紀錢俶來朝。自宰相以下咸請器俶而取其地。帝

不聽。遣俶歸國。及辭。取羣臣留俶章疏數十軸。封識遣俶。戒以塗中密觀。俶屈途啓視。皆留

已不遣之章也。俶自是感懼。江南平遂乞納士。

交孚衆心悅驩聲動九

垓。呼聲動九垓。惜無唐宗畧幽薊沒塵垓。時幽

州沒於契丹。何當奮長策一上單于臺。漢書武帝

城北登
單于臺

右四章

三王事有無未可追遺轍。試問漢唐君與宋誰

優劣。仁孝由自然。應無俎上愆。宋史太祖紀帝性仁孝質任自

然不事矯飾。○俎上漢高祖分羹事見本詩注。晉王傳帝業。禁門寧蹀

血。太祖弟光義初封晉王。太祖崩晉王立是為太宗。○禁門蹀血唐太宗殺建成事見前。

七寶器成灰。永寧翠羽徹。為天下守財。終身其

儉節。宋史太祖紀帝見孟昶寶裝溺器擗而碎。○宋

鑑永寧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宋主謂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飾。公主笑曰。

此所用翠羽幾何。宋主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

感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

易。傷生寢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

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坐。與皇后

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

輿。乘以出入。太祖笑曰。我以四海為富。宮殿悉

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

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

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豈若玉華宮坐令民

力竭。唐鑑太宗營玉華宮。明明宋天子數事超
前列。獨恨陳橋謀。二代所深羞。所以終微弱。胡
羯亂神州。

太宗

太宗名炅。太祖弟也。本名匡義。初太祖父弘殷娶杜氏。生五子。長曰光濟。次曰匡胤。匡義。光美。光贊。濟贊俱早卒。而匡胤代周有天下。是為宋太祖。封其弟匡義為晉王。賜名光義。杜太后愛晉王。欲立之。及臨崩。遺命太祖。以次傳二弟。而後歸國於太祖之嫡子。使趙普為誓書而藏之。太祖崩。晉王立。是為太宗。太宗不欲已之臣太祖也。乃改其名曰炅。復改太祖開寶九年為太平興國元年。於是背盟

負約。傳國於子。而一弟兩姪。並見剪滅。故太宗雖稱致治之主。而不能免燭影斧聲之疑云。

趙家老寡婦生子何翩翩。攘鼎陳橋驛。大志今

果然。

宋史杜太后傳太祖自陳橋還京師人走報太后曰點檢已作天子太后曰吾兒素

有大志大兒作天子。小兒心未已。母子潛相謀。

神器為可求。臨崩有遺命。光義繼王猷。嗟嗟仁

孝主。片語心相許。遂令龍行弟。繼踵臨寰宇。綱宋

目杜太后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宋主曰祖考及太后之積慶

也。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位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就榻前為約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宋鑑：太祖聰明仁孝，○宋史：太祖紀：帝嘗謂近臣言：晉王龍行虎步，生時有異，他日必為太平天子。拱木

未成陰。

此言太祖棄世未久，拱木塚間之木也。

須臾縱斧尋。

按太祖崩

後三年而德昭遇害，又二年而德芳憂死，又二年廷美貶房州，七年之間，弟姪俱盡。○左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此諺所謂庇馬而縱尋也。兄有唐虞意，弟懷楊廣心。○宋史：宗室傳：太祖忿言利如矢，武功劓頸死。子德昭，字日新，太祖

宗太平興國元年，封武功郡王，四年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唇亡齒必寒，沉憂天興元。○公羊傳：宮之奇曰：唇亡則齒寒。○曹植詩：沉憂

令人老。○宋史：宗室傳：太祖次子德芳，興國元年授興元尹，德昭既遇害，德芳憂忿而卒。年二十。誓書藏石室，廷美房州卒。○宋綱目：太平興國

為西京留守，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于帝，意欲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天沒，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廷美遂得罪。五月，貶秦王廷美為涪陵縣公，安置房州。弟姪咸翦除，天下我安居，安居傳諸子，寧思太后言，不復思兄崩，惟恨遲。

殘年稱興國無君心可知按通鑑開寶九年十月

即位。是月改元曰太平興國元年。劉定之曰。太宗即位。至是越兩月。又越一月。則明年正旦矣。而

不肯少待。遽改殘年為元年。汲汲於削去其兄

之。年號。而以已之年號播乎天下者。蚤一月。則

快。一且之志也。且號其年也。謂之與國。言創業

由我也。謂之太平。言致治由我也。斯果可以見

其無兄也。斧聲燭影下。遂成千古疑。陳經通鑑續

之心矣。知。斧聲燭影下。遂成千古疑。編冬十月。宋

主有疾。王子召其弟晉王光義入侍。是夕。宋主

殂。甲寅。光義立。注載王子夜召晉王入寢殿。屬

以後事。宦官宮婢皆不得近。但遙見燭影下。晉

王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宋主引柱斧戳地

大聲曰。好為之。俄而宋主殂。宋后見晉王。遽呼

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王。王曰。共保富貴。無憂

也。世無董狐筆。是非那可必。翦弟如蓬蒿。弑兄

無乃寔。良心不待言。胤弑未應然。神武蓋天地

一身不自全。捷錄太祖。弑君本危轍。晉王計何

拙。左右無專諸。獨身探虎穴。史記刺客傳。專諸

子光善待之。因具酒請王僚。使專諸置匕首。魚

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七

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傳弟既有

盟。何心其逆節。虎旅列宮門。豈悉晉王臣。李商

空聞虎旅鳴宵柝。太祖饒恩澤。獨無忠義人。君

注。虎旅。衛士也。太祖。饒恩澤。獨無忠義人。君

王曾遇害。四方何不聞。不聞則已矣。湘山何為

紀。燭影斧聲事。本出下流謗所歸。司馬遷書下

三。玉何為死。

廷美封魏王。德昭封燕王。德芳封秦王。

吁嗟燭下疑。

得非因此起。乃知豺狼心。在彼不在此。

仁宗

仁宗諱禎。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也。初封昇

王。尋立為皇太子。及真宗崩。遂登大寶。在位

四十二年。壽五十四。崩于福寧殿。葬永昭陵。

宋家守文主。仁廟貌無儔。垂髫登大寶。施仁四

十秋。

帝即位時。年十三。

宵旰勤朝政。苑囿罷巡遊。

宋史。仁宗

紀明道二年。皇太后崩。帝始親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為御苑。帝曰。吾

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以是為。

刈麥親農事。

綱目。帝幸後苑。觀刈麥。帝御寶

岐殿。觀之。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

禱雨恊。

天休。

綱目。慶曆七年。春二月。大旱。帝禱于西太乙宮。是日雨。輔臣稱賀。帝曰。天久不用。將

害民田。朕每焚香上禱于天。昨日寢殿中。忽聞

微雷。遽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衣皆沾濕。

移刻雨霽。再拜以謝。方敢升階。自此尚冀稿

療。苗可求也。○左傳。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疫犀寧惜。

宋史。京師疫。內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

稱祥草不收。

通鑑。茹

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

寶。至於草木蟲魚之異。焉足尚哉。免孝標罪。戒

天下。終宵饑可忍。蒸羊不外求。宋史。仁宗紀。贊

上居宮中。夜饑。

思膳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浣濯衣堪服。往

往紹貽謀。仁宗紀。趙帝燕私常服。澣濯至再。○太恭

儉一終始。通鑑。仁宗恭儉。如皇圖晚更優。富弼傳

年。銳意。拔茅賢士集。石介慶曆聖德詩曰。衆賢

太平。後君。納欵遠人柔。孫雪憲文集。以遼人之

子滿朝。納欵。而。湛恩流宇內。深山靡不周。所以登遐日。

號哭動神州。司馬相如傳。湛恩汪濊。○通鑑。仁

奔走悲號。而不能止。

高宗

高宗諱構。徽宗第九子也。初封康王。及徽欽

為金人所虜。遂即位于南京。遷都臨安。號曰

南宋。在位三十六年。傳位于孝宗。自為太上

皇。又二十六年而崩。壽八十一。其後八世而

滅于元。

仁英既云沒。宋祚日凋零。按仁宗崩。英宗立。英

用事。而南方氣忽至。天津杜鵑鳴。通鑑。先是治

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

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

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

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金陵一變法。萬

族不聊生。王安石居金陵。時稱王金陵。○變法

不聊生。見亂階既有以奸邪自此升。奸人蔡京

而進。此河南相公死。司馬女中堯舜崩。通鑑

太皇太后高氏臨朝。任用賢相。政事修舉。國內

行。追貶元祐正人。是致禍亂。初太后不豫。呂大

防。范純仁等問疾。太后曰。老身沒後。必有調戲

官家者。公等亦宜早退。邦家運當厄。暗主世相

仍。暗主。謂哲宗。花石空南國。通鑑徽宗頗垂意

中。玆異以進。帝嘉之。至是漸盛。舳舻相銜於淮

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於蘇州。命朱勛總其事。

勛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

一木。稍堪翫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以撤屋抉

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風塵起。北平。

指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晚霞吟未罷。金人入汴京。初徽宗

人入寇也。○北平。郡名。○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梵宇

玉乾坤。後金入汴。竟成詩讖。可憐萬乘主。纍囚

五國城。萬乘主。即徽欽也。○按宋史。金敷天幸。

左袒康王。遂中興。通鑑皇后降手書告中外。俾

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轆

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

漢家之厄。十四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

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建炎元年。

康王即皇帝。義士咸扼腕。將整復仇兵。義士。若

位于應天府。

飛韓世忠之屬不知新天子何以慰羣情

右一章

高宗既得國義當興復秋金人拘二帝不共戴

天讐

禮記父之讐不與共戴天

李綱枕戈奏

宋史李綱言於帝曰今日之事

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

厚幣忍亦無益

趙鼎禦戎謀

趙鼎陳戰守禦三策

東京宗澤在

宗澤

為東京留守

江表世忠留

韓世忠為制置使統兵江上

將臣交上

疏片言不見收和議心所許戰攻非所籌

按高宗心

主和議凡宗澤等言還京恢復之計俱不見報

一聞胡兵入被甲遂登

舟

通鑑建炎三年金粘沒喝入天長軍報至帝即被甲乘騎馳至瓜州得小舟渡江惟護聖

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等從行

中原不復守移鼎至杭州

高宗徙都

於杭州

稱臣納貢職惟恐盟不亟

按高宗奉表稱臣於金歲納貢

幣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荆軻傳燕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孤

臣乍班師

見下岳飛注

二聖如遺跡

古詩棄我如遺跡

東京

未破時慷慨赴金師當年何勇敢今也獨低垂

宋史高宗紀康王資性朗悟挽弓至一石五斗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遣使入城邀親王宰臣

議和軍中欽宗召帝諭指帝慷慨請行遂命少宰張邦昌為計議使與帝俱金帥幹離不留之

軍中旬日帝意氣間暇會京畿宣撫司姚平仲夜襲金人砦不克金人見責邦昌恐懼涕泣帝

不為動。幹離不異之。更請肅王。癸卯。肅王至軍中。許割三鎮地。進邦昌為太宰。留質軍中。帝始得。嗟嗟高宗意。昭然我所知。父兄賣胡賊神器。斯可得軍中有陰謀。千古無人識。不然虎口下。何以能歸國。既為敵所異。應為敵所嫉。如何能放還。翻令肅王易秦檜。非奸細與帝原同德。通鑑

秦檜還自金師。初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界捷懶。及南伐。以為參軍。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朝士多疑之。帝喜曰。得一佳士也。所以武穆王粉身不見恤。

右二章

趙普

趙普字則平。幽州人也。沈厚寡言。多大畧。周世宗時。范質薦普為軍事判官。太祖雅奇之。陳橋之變。普有力焉。太祖即位。拜為丞相。後坐事。出為河陽節度。數年不得志。太宗立。普以詐謀陷秦王。廷美於罪。太宗悅。復召為相。封梁國公。及卒。追封真定王。賜謚忠獻。

宋家開國臣趙普名最顯。排闥倡神謀。與王際

時蹇。宋史趙普傳。太祖北征。至陳橋。被酒。肘帳中。眾軍推戴。普與太宗排闥入告。太祖欠

伸徐起。而衆軍擐甲露刃。誼擁麾下。及受禪。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陸機遂志賦。扶輿王以成命。○易。蹇。難也。蹇之時。用大夫哉。傳曰。虞蹇之時。濟蹇之道。其用至大。坐籌息

兵計遂今藩鎮翦

司馬光涑水記聞。太祖既得天下。召普問曰。天下自唐季

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唐季以來。戰鬪不息者。其故非它。藩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它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於是釋去諸鎮兵權。而天下安。君王踏雪過上將乘時遣見錄太

祖卽位之初。數出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於堂中。設重褥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它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於是薦曹彬為將。以潘美副之。四方徐削。平指揮勲不淺見

錄太祖用趙普

追輦立宮門

記聞。太祖時。常有羣臣立功。當遷官

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上怒甚。起。普亦隨之。上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上悟。乃可。其還家補奏簡本傳。普嘗奏薦某人為某官。太

奏。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頰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復

奏如初。太祖乃

鼎鑑任雖重社稷謀未遠

記聞。太祖

寵待普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驥劾奏普強市人第宅。聚歛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鑑尚有耳。

汝不聞趙普吾瓶中瓜子金遽同維翰心記聞太祖

忽幸普第。時兩浙錢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

瓶於普。置在左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

屏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

佳。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

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却之。上

笑曰。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

命普謝而受之。○楊文公談苑。太祖嘗與普議

事。不合。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普對曰。使維

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蔬園廣私宅。疇能補衮職。通鑑

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園。以廣其居。多營邸。巨

店。以規利。○詩。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下山東寧為濟川功。本傳時官禁私取秦隴大

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

市。貨鬻都下。○書。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杜

詩。知君材。誓書藏盟府。一言負太祖。誓書。見上

是濟川功。誓書藏盟府。一言負太祖。太宗注。○

左傳。載在盟府。○通鑑。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

傳。位于帝。意欲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即

太祖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太宗注。○

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誦之。既卒。家人發篋。取書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帝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曹彬

曹彬字國華。真定人也。氣質淳厚。有將相畧。漢乾祐中。為成德軍牙將。周世宗時。遷西上閣門使。太祖乾德初。拜左神武將軍。平定四方。以功遷樞密使。歷事太宗真宗。咸平二年。薨。追封濟陽郡王。謚曰武惠。

豪俊本天成。應知少明懋。左手操干戈。右手持

俎豆

玉壺清話。彬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提干戈。右手

取俎豆。須臾取一印。餘無所視。後果為樞密使相。將相既有徵。適與雲

龍溝

通鑑。董遵誨謂太祖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黑蛇化龍。九宇久分

崩四方猶格鬪

太祖初年。海內未平。

天子命將軍西南掃

窮寇是時王全斌總戎名最尊。功成反獲罪。清

廉惟一

本傳。乾德二年。大舉伐蜀。以王全斌為大將。彬為都監。峽中郡縣悉下。兩

川平。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已。蜀人苦之。俄而全師雄等搆亂。擁眾十萬。彬

復破之于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

以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授宣徽南院使。彬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

勸上曰。卿有茂功。可無讓。○凍水記聞。仁瞻自
劔南歸。見帝曰。此行清介畏慎。止有曹彬一人

爾。平西征戰遠秋毫。一無犯。通鑑彬平蜀。圖書

聊可裝婦女咸能遣。檄遣彬討蜀。初克成都。有

竅以度食。泊事罷。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

以嫁之。及師還。輜重甚多。或譖言悉奇貨也。太

祖密令伺之。圖書也。江南猶未平。杖鉞始專征

無銖金寸錦之附焉。浮橋度彩石大衆圍金陵。綱目開寶八年。曹彬

進圍金陵。初。唐人樊若水。請闕上書言。江南可

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自石牌口至彩石。大軍

渡江。若履平地。與唐師。攻城憂殺虜稱疾疑軍

伍焚香相約盟師剋民安堵。魯仲連傳。燕將殺

虜於齊甚衆。○記

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唯須諸公共發誠

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

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

皆安堵。為將尚慈仁。古今稱上勲。常妄殺一人

如故。而江。百虫猶不恐。况以禦三軍。歸田錄。彬所居

南平。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父子

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父子
專帷幄名聲相繼作三登上將壇四解降王縛
渾水燕談。彬前後征討。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
廣南。河南也。未常殺一無辜。諸子皆賢。今瑋琮
燦繼領。旄鉞陶弼。觀王畫像。有詩曰。
蒐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

陳搏

陳搏字圖南亳州人也年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青衣媪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見成誦悉無遺忘頗以詩名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隱於武當山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徙居華山周世宗召為諫議大夫不受太平興國中來朝賜號希夷先生留闕下數日而去

希夷本奇士夙抱經綸才生逢亂離世鍊藥華

山隈邵伯温易學辨惑搏負經綸之才歷五季亂離遊四方志不遂入山隱居○宋史隱

逸傳搏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為樂往棲武當山九室巖因服氣辟穀○李嶠詩崖深經鍊藥興亡夢一覺談死搏隱居華山多閉門獨至闕下令於禁中扃戶以試之生涯酒數盃本傳

搏服氣辟穀但日飲酒數盃高眠不覺久宋家天地開乘驢

忽大笑宇內淨黃埃易學辨惑搏自晉漢以後每問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聞太祖登極驚喜大笑問其故又笑曰天下自此定矣

太祖方潛龍時搏常見天問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聞太祖登極驚喜大笑問其故又笑曰天下自此定矣翩翩丹穴鳥時清當

一來以鳳為喻也○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鳥飲食自歌自舞

見則天草履華陽巾謁帝入銀臺渾水燕談太

下安窳宗召搏赴闕

賜詩曰、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召、揔把三峯乞與君、先生服華陽巾、草履垂條、以賓禮見、賜坐、**豈無觀光意、世主性多猜**、易觀

光、利用**自非軒轅固安得久徘徊**、亦借鳳為喻

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縱有神仙術、難以佐三**

台、本傳太平興國九年、搏來朝、太宗遣中使送

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

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

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傳達

古今、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

煉、無出於此**青山遥相待、歸復卧蒼苔、白雲心所戀**

丹鳳詔空回、易學辨惑、太宗再召、搏辭曰、九重

仙詔、休教丹鳳御來、一片野心、已

被白雲留住**倏忽陵三島、飄搖戲九垓、回瞻宋官闕**

茫茫皆劫灰、三輔黃圖、武帝初穿昆明池、得黑

土、帝問東方朔、東方朔曰、西域胡

人、知乃問胡人、胡人

曰、劫燒之餘灰也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也、太平興國二年、擢

進士第一、累遷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代李昉為相、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上嘉其無隱、真宗時、授太子太師、封許國公、卒、贈中書令、諡曰文穆。

蒙正少流離嘗為父所屏

宋史本傳蒙正父龜圖為起居郎多內寵

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

一旦升青雲三調宋家鼎

本傳咸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國

朝以來三入相者持衡臨上台穎脫囊中林史

惟趙普與蒙正焉我為相但有一能善用人爾此

公嘗問諸子曰我為相但有一能善用人爾此

誠宰相之事也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

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

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何須百里鏡鑑物有

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

靈臺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

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楮子大謝病居田野道

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言

遙花木下

本傳景德二年表請歸洛有園亭花

觴怡然自得

聖主漫相譏予非眼穿者

宋史宰相呂蒙正罷帝曰

位眼穿矣

張齊賢

張齊賢字師亮曹州人也少孤貧力學有遠

志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太宗時擢

進士補大理評事興國六年為江南西路轉

運使勤究民弊務行寬大江左人思之不忘

淳化二年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丁內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終喪不食酒肉

真宗即位復召為相以司空致仕卒贈司徒

諡曰文定

西都一布衣畫地陳十策沂公筆錄太祖幸西

太祖召至便坐令面陳其事文定以手畫地條

陳十策一下并汾二富民三封建四敦孝悌五

舉賢六太學七籍田八選良吏九懲姦十恤刑

內四說稱旨文定堅執其六說皆善太祖怒令

武士搜出手取盤中殮傲然無懼色聞見錄太祖幸

馬前召至行宮賜衛士廊殮文定就大盤中以

手取食帝用柱斧擊其首問所言十事文定且

食且對畧無懼色留相太平君弊政咸能格筆錄太祖

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

異時汝可收之為相至太宗即位擢進士不數

年果為相宋史本傳齊賢為轉勾欄苛歛除

運使前代弊政齊賢悉論免之范蜀公蒙求為江南轉運使吉州公江有勾欄

地錢其地為江水淪陷或官占為船塢而所輸

錢如故公戚里爭端息凍水記聞真宗時戚里

悉奏免之又因入宮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能服

齊賢請自治上許之公詔訟者曰汝非以彼所

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

趨歸其家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皆

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然芻列旗

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

然芻列旗

會戰間使為遼人所得齊賢夜發兵二百人持

一幟負一東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

遼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斬首數百級。八座位方隆。本傳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壽時罕。午橋志堪適。本傳齊賢致仕歸洛。得裴其比。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神交裴晉公。今古齊踪跡。其間。意甚曠適。

呂端

呂端字易直。幽州人也。少敏悟好學。五代時。以父蔭補秘書郎。太祖卽位。遷太常丞。太宗時代。呂蒙正為相。時歷官四十年矣。太宗深恨任用之晚。端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為

務。太宗崩。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謀立楚王元佐。端謀執繼恩。奉太子而立之。是為真宗。明年罷相。卒。贈司空。諡曰正惠。

呂公台輔器頗以糊塗聞。丁晉公談錄。趙普在中書。端為參政。趙普

謂人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常喜。遇抑挫未常懼。真台輔之器也。太宗用為

相。材堪佐幼君。笏端書大漸。閣中鎖繼恩。大臣安社稷。坐使奸謀釋。皇后默無言。少帝時登極。

開簾識聖謨。廷際始嵩呼。通鑑太宗不豫。宰相

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宋史本傳。太宗不豫。真宗為皇太

子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
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等謀立楚
王元佐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
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宮車已
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
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
耶乃奉太子至福寧庭中真宗既立垂簾引見
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
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漢書武帝紀帝登嵩
山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今嵩呼之義本此
臨危能定難大事不糊塗呂氏家塾記太宗欲
相正惠公左右或曰

田錫

田錫字表聖嘉州人也幼聰悟好讀書太平

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

興國二年進士高等遷著作郎改左拾遺好
言時務數上疏論事忤宰相出知陳州又謫
海州團練副使至道中復舊官真宗時與魏
廷式議論不協出知秦州咸平三年詔近臣
舉賢良方正翰林宋白以錫應詔擢諫議大
夫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尋病卒

表聖耿介士諫爭以為心棲神千古上思與鄭

公林

宋史本傳錫耿介寡合未常趨權貴之門

為人以盡規獻替為已任○鄭公即魏徵封章五十奏匡君意已深

錫所上章疏。御屏聊託諷興。亡究古今。蒙求錫

凡五十有二。御屏聊託諷興。亡究古今。採經史

要言。為御屏風。臣擬貞觀佐君。乏文皇度。言錫

十卷。以便觀。而宋之二。放流不見容人。鑑那能慕。有魏

徵之忠。而宋之二。放流不見容人。鑑那能慕。錫

帝無唐太宗之度。放流不見容人。鑑那能慕。論

事數見。唐太宗注。鬱鬱且終身。臨歿空焚疏。本傳

鑑見唐太宗注。鬱鬱且終身。臨歿空焚疏。錫臨

卒。謂家人曰。吾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皆諫。時

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悉

時賣直邪。悉命焚之。

李沆

李沆字太初。洛州人也。少好學。器度宏遠。太

平興國五年。舉進士甲科。為將作監丞。咸平

初。同平章事。契丹犯邊。真宗北幸。命沆留守

京師。肅然。景德元年。以官卒。上臨哭之。慟。贈

太尉。中書令。謚曰文靖。沆性直諒。內行修謹。

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

私。宋初賢相。惟沆為最。

李公識大體。雅望眾所欽。元城語錄元城論本

者。惟李沆。○宋史本傳。沆性直諒。識大體。○王

文正公遺事。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

慎重。有雅望。燭焚天子詔。本傳。沆為相。真宗一

無如李文靖。燭焚天子詔。本傳。沆為相。真宗一

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啟絕輔臣

臣

音龜山語錄真宗問公曰人皆有密啟而卿獨

用密和親邊寇悉患軍生侈心契丹和親王旦

問沆曰和親何如沆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悉

宮觀且乃潛嘆曰李公水旱時相警聊以禁荒

可謂有先知之明矣沆為相王旦參政沆曰

滌龍川志真宗初即位沆為相王旦參政沆曰

上聽沆曰人主少年長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

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

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旦

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

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浮薄黜不用耆舊自

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初即位沆為相帝雅敬沆

成林龍川別志真宗初即位沆為相帝雅敬沆

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

等是也帝深然之故終帝世數人皆不盡用

陋巷軒車入頽垣風雨侵談苑沆自奉甚薄所

頽垣敗壁居窮豈獨古蕭相國世家何置田宅

不以屑慮屋缺陷良在今本傳家人勸治居第沆未嘗答

事僅旋馬身後慮還深温公訓儉錄沆為相治

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

孫此為宰相聽事誠隘為太祝奉禮聽事已寬

矣嗟嗟李文靖料事如嚮應封禪降天書奸邪

操國柄天書見下王旦注奸

寇準思其言東軒

筆錄

詩

卷之三

三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常以丁之才薦於沆沆曰如斯人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公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識王旦稱為聖見上水太

王旦

王旦字子明魏州人也幼沈默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真宗時代李沆為相進爵太尉卒帝臨喪哀慟贈太師尚書令封魏國公謚曰文正

庭中三槐樹歲久轉青葱且有休容度指日登

三公宋史本傳旦父祐有陰德手植三槐于庭也旦幼沈默好學祐器之曰此兒當至公相賜予稱膏血平居維素

風名臣遺事公每有賜予見家人置於庭下瞑目而嘆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公每見家人服飾似過即瞑目曰吾門東南恤民力錄薛簡

肅公天禧初為江淮發運司辭公公但云東西

南民力竭矣薛退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北撫羗戎指西夏德明慙取粟歐公撰神道碑趙德明言民飢

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

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較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上大喜寇準愧先容神道

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碑寇準為樞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明明大臣節於義無準始愧嘆以為不可及

容悅如何受美珠卒從欽若說天書不復諫公

役何時歇通鑑帝深以澶州城下之盟為辱居常怏怏不樂王欽若曰惟有封禪當得

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帝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乃乘間為旦言旦黽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秘閣召王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及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自是不敢有異議而封禪之事成矣後帝謂羣臣曰朕夜半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適

觀皇城司奏左承天門屋之南角有黃帛曳鴟尾上蓋所降之書也王旦等皆稱賀帝即步至承天門遣二內臣升屋奉之以下王旦跪奉而進冬十月帝封泰山禪社首又作玉清昭應二觀而公雖非馮道倫終與公孫埈通鑑旦臨終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令諸子削髮被緇以歛議者謂旦得君言聽諫從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史記公孫弘為丞相不肯面折庭爭常倍公卿之議以順上旨

寇準

寇準字平仲華州人也少英邁通春秋年十

九舉進士授大理評事太宗奇其才加給事

中真宗時為相與契丹定澶淵之盟為王欽

若所譖罷知峽州。天禧元年復召為相。時帝抱風疾。準請太子監國。丁謂因陷之。罷為太子太傅。封萊國公。貶雷州司戶參軍。卒。仁宗時追復本官。諡曰忠愍。

方枘內圓鑿鉏鋸難為工

孟子傳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楚

辭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鋸

臣主不同量安能樹奇功

殺樂

書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

開編閱宋史深惜寇

萊公宋家兵力弱契丹每侵掠萊公欲振之何所施韜畧韜畧不自施強君親率師深宮怯懦

主疇肯犯胡旗料敵知虛實料主偏倉卒雖此

金陵行難駐澶州蹕生平氣飛騰曾中藏甲兵

運籌能破敵何必帝親行親行事瓦解俯首盟

城下歲輸三十萬中原還牧馬

宋史本傳景德元年準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初闞小不利輒引去準曰是狙我也請練師命將以備

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

幸澶州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群臣

問方畧叅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帝問準準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

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遂幸澶州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

請渡河。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太尉高瓊曰。寇準言是也。準曰。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準曰。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惟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遂還行宮。相持十餘日。契丹奉書請盟。帝欲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遂許之。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至。帷語曰。雖有較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準之力也。

臨戎帝所疑孤注遂乘機

本傳準頗自務澶淵之功。帝亦以此待準。

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謂帝曰。陛下敬寇準。爲其有社稷功邪。夫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舉。足城下之盟也。其何耻如之。且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危矣。由是帝顧準寢衰。北門管鎖鑰。通鑑準知

無路引君衣

通鑑初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

十年居外鎮。迺以天書進。

萊公別傳。大中

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祥符元年。天書降。是歲十月。封泰山。準是時出。爲外官。又不信天書。上益踈準。最後知京兆府。都監朱能。復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準從上。其書。遂拜中書侍郎。鴉鸞復同林。拂鬚遂成。同平章事。中外以爲非。

蒙

寇萊公遺事。公爲相。一謂蒙。嘗會食都堂。蒙染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爲執政。而

親爲宰相。拂鬚耶。謂慙不勝。公恃正直而不虞。巧佞。故卒爲所陷。

草表立儲君

謀洩奸臣聞雷州再貶謫沒身滄海濱

本傳真宗抱風

疾。劉太后預政於內。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為羽翼。丁謂錢惟演。伎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已而謀洩。楊崇勳等以告丁謂。謂夜乘犢車詣曹利用計事。明日以聞。乃貶準雷州司戶參軍。○萊公旌忠碑。公南行至雷陽。吏以圖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凡十里。準恍然悟曰。吾少時有到海祗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迺今。日意爾。人生得喪。豈偶然耶。後果卒於雷州。精靈感枯竹無由全鼎餗。本傳。準卒。歸葬西京。道出京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挂紙錢。逾月視之。枯竹盡生筍。衆因為立廟。歲時享之。可憐霍

光傳垂老方能讀。本傳。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學術不足爾。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為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何以教

嗟嗟寇參軍英才空逸羣。天馬鹽車下安得騰。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論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青雲。李白天馬歌。天馬來自月氏窟。嘶青雲。惜振綠髮。鹽車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

哉澶淵役不克。遂奇勲。當時能一戰。豈復患邊

塵。通鑑。帝至澶州。渡河。契丹氣奪。準欲邀其稱。臣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

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準蓋欲擊之。使隻輪不返。帝方厭兵。乃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能臣真匠石庸君非郢人鼻堊。姑聽其和可也。

終難斷。徒勞運斧斤。莊子。郢人堊慢其鼻端。若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常試為寡人為之。匠

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常試為寡人為之。匠

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因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悲百年後胡馬度通津。通鑑欽宗靖康二年。金人攻通津。宣化門。郭京

敗走。金人遂入京師。宋家諸天子守株以沒齒。韓非子。宋人有耕者。

田中有株。兔走觸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兔。為宋國所笑。非無決勝臣

局促轅間死。灌夫傳。局促效轅下駒。萊公恨已多武穆更

如何。見下岳飛注。

王曾

王曾字孝先。青州人也。善為文辭。咸平中。由

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宰相寇準奇之。特

授秘書省著作郎。天禧中。拜叅知政事。真宗

崩。奉命入殿廬。草遺詔。仁宗既立。宰相丁謂

擅權。曾發其姦而罷之。因代為相。封沂國公。

與呂夷簡不合。罷判鄆州。寶元元年。有大星

晨墜其寢。後一月而薨。贈侍中。謚曰文正。

王公釋褐時。志不在温飽。

冠。中山劉子儀為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契著不盡。公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飽。

正色立清朝。偉然稱國寶。

溫飽。衆莫敢抗。獨王曾正色立朝時。倚為重。名利兩無心。魏公別錄。魏公言公德器

深厚而寡言。因語琦曰：近日頗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納輩，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事爾。上書咸削稿。沂公言行錄公

皆削其稿章聖既彌留，中外時紛擾，母后將臨朝，權

臣橫施巧，非君挺忠誠，社稷令誰保。陰消乳鷄

禍不改，稱權草。政要章聖不豫，劉后諷宰臣丁

公謂后戚錢惟演曰：漢之呂后，唐之武氏，皆非

據大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皇后若欲

稱制以取疑於天下，非惟為劉氏之禍，恐亦延

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其議遂止。○言行錄

初章聖上仙，遺命皇太后權聽斷軍國大事。公

於殿廬草具遺制。丁謂欲去權字，公執咨曰：皇

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

示後。况言猶在耳，何可改也。權字遂不敢去。

山

陵中丁謂奸邪能一掃。龍川志：丁謂既逐，李迪

謀去之。內侍雷允恭既有力於謂，謂深德之。至

是允恭為山陵都監，謂為山陵使，允恭擅移山

陵上穴，謂知其非而重違允恭，無所可否。既而

上穴有石，石盡水出，公具得其事，以謂擅易陵

地，奏之。太后大驚，即命差官按劾其事。謂既得

罪，山陵竟就下穴。謂邪謀深遠，雖公以計傾之，

而公議不沒身，民不忘圖，形光四表。再蒞大名，

以為非。治政益信於俗，民居軍伍，咸畫像以事之。時虜

使往來入境，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潔服

而入。

呂夷簡

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也。以進士及第，補絳

州推官。再遷刑部郎中。權知開封府。治嚴辨。有聲。真宗識姓名于屏風。將大用之。仁宗即位。進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頃拜集賢殿大學士。封許國公。執政十餘年。以太尉致仕。卒。贈太師中書令。諡曰文靖。

夷簡性機巧。柄國年最深。智謀善防。患預得君。

王心宋史本傳太后崩。帝與夷簡謀。以張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者也。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

宸妃具禮葬聞見錄李宸妃薨。章獻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公奏宜從厚。章獻召公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

云。何與。欲離間吾母子耶。公曰。陛下欲全劉氏喪禮。宜從厚。章獻悟。曰。奈何。公請以一品禮殯。洪福寺。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章獻皆從之。後章獻上仙。燕王謂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即幸洪福寺。開梓宮視之。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有水銀故。不壞也。

皇后含沙侵本傳郭后以怒尚美人。批其頰。誤傷帝頸。夷簡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議。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對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后遂廢。

尊妃要後眷言夷簡所以尊禮宸妃者。蓋欲要天子後日之寵眷也。廢

后由私怨見上賢臣君所親富范何為遠出師表親賢臣

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富弼骨鯁滅無

遺中外疇能間相權不可搖取笑契丹朝四賢

范仲淹。俱為夷簡所貶。詳見二人注。

詩

三

三

三

一不肖幽州館中標

通鑑夷簡執政惡諫官之切直者於是貶范仲淹于

潮州貶余靖於筠州貶尹洙于慶州貶歐陽修為夷陵令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美仲淹等而譏高若訥為其阿附夷簡也是時人爭傳寫鬻書者市之邊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

戎日生患幣增二十萬

本傳夷簡加遺契丹歲贈金二十萬諒無

平勃謀何以供籌策

夷簡行狀公在章獻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公

宜退公曰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使我繁虛名而去治亂未可知也

嗟嗟許國公

無乃真奸雄如何沒身後天子獨稱忠

本傳夷簡薨帝

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

稱忠當有說吾將定其功劉

后初崩日八事堪為式

本傳太后崩帝始親政事夷簡手疏陳八事曰

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壬絕女謁踈近習罷力役節冗費

十年四海清豈

曰非公力

本傳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宴然夷簡之力為多功罪

本相均葑菲吾能擇

詩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也二歲而孤從

母更適朱氏既長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

文學晝夜不息舉進士第仁宗召為右司呂

夷簡執政惡其忠直貶知饒州後召為龍圖

閣直學士元昊反仲淹自請行居邊有功入

拜參知政事。罷徙杭州。卒。贈兵部尚書。諡曰

文正。

希文尚風節志先天下憂

宋史本傳仲淹汎通六經學者多從質問

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歐公撰神道碑。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四論觸權相放逐至饒州。本傳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仲淹迺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罷仲淹。

知饒州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本傳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宰相

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仲淹既去。士大夫為論薦者不已。元昊反。召為天章閣待制。西

戎難方亟蒼生苦鋒鏑胷中十萬兵奮身其赴

敵

元昊反。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名臣傳公領延安。閱兵

選將。日夕訓練。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

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軍令既分明

本傳仲淹為將號令

明。日夕練邊兵

通鑑仲淹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

出禦賊

焚書將軍幕

通鑑元昊遣人持書至。語多不遜。仲淹對其使焚之。

記聞仲淹奏曰。虜書悖慢。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收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不知者。收

功大順城

本傳西北馬舖砦在賊腹中仲淹欲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順城是也賊遂不敢犯

元昊驚破膽接踵來求盟

名臣傳公與韓琦協謀必

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寇平方奏凱君王開閣待太平殊可

期弊政難卒改

本傳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材

遂改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天子悉采用之立朝末期年謗起君心遷十事徒匡主長城

還備邊

本傳仲淹以天下為己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與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

上矣會邊陲有警因請行邊○范文正公言行拾遺西賊入寇關輔人心搖動及公為招討使人心遂安相賀曰邊上自有龍圖公為長城吾屬何憂○十憂民志無已長夜不遑眠聞見後

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軒真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生平言不負天下

樂已久

見首句注

義莊能贍族

燕談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

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為義莊以養羣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變舟堪贈友冷齋夜話公在睢陽遣堯

亭毒化育
亭謂品其形
毒謂成其質

夫到姑蘇取麥五百斛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
三喪在淺土即以前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蓋
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公曰東吳見故
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
元振莫可告者公曰何不為首
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何須亭毒功
仲淹
夷簡亡邊人號哭否
夷簡素忌仲淹○本傳仲
淹卒羌酋數萬人哭之如
父齋三日而去

韓琦

韓琦字稚圭相州人也風骨秀異弱冠舉進
士授將作監丞累遷陝西安撫使平元昊有

功召拜樞密副使嘉祐中為丞相定策立英
宗進爵右僕射封魏國公英宗崩琦又奉神
宗而立之熙寧元年加司徒兼侍中罷判相
州八年卒贈尚書令諡曰忠獻琦歷事三朝
定策二帝相業莫盛焉

宋家開國久膏澤贍區中天降阿衡佐實維韓

魏公

詩降于卿士
實維阿衡

桓桓廊廟器梗梗大臣風五

雲夾日飛相隨入紫宮

魏公家傳天聖五年仁
宗初臨軒試進士公年

二十名在第一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太史
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於殿上臨邊

寒賊膽

見上范仲淹注

當國亮天功

書惟時輔弼經三

世

宋史本傳琦執政三世

謀謨立二宗

本傳仁宗得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

臣下爭以立嗣為言。琦乘間進曰：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者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大者可也。琦請其各，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遂力贊之。乃下詔立為皇子。明年英宗崩，位治平四年。帝寢疾，琦入問起居，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即召學士草制，立穎王神宗，立處危忘身慮，遇變復從容。本傳琦各有所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諫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

曰：是河言也。今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遇變從容，見

婉言調子母

本傳英宗暴得疾，太后垂

常度，左右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琦與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且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以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修亦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後數日，琦獨見上，上曰：大

后待我無恩，琦對曰：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

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獨身護聖躬。魏

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兩宮乃安。獨身護聖躬。魏

別錄英宗即位，已數日，初掛服于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語，言恐人所不可聞。左右皆反

走，大臣輩駭愕，痴立莫知所措。公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內

人驚散，公呼之，徐徐方來，遂擁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

者曰今日事惟禁人見其人見外人未有知者
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歐公歸以語所親曰
韓公遇事撤簾防擅政通鑑琦欲太后撤簾還
真不可及琦即詰太后覆奏乃取十餘事稟帝裁
決悉當琦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琦即
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琦即
稱太后馬鄧之聲命鸞儀司撤簾既落猶於
后遽起琦即厲聲命鸞儀司撤簾既落猶於
御屏後見定策著勲庸本傳琦再決大策及卒
大后衣也帝篆其碑曰兩朝顧命
定策元勳公存社稷固公退朝廷空青苗方亂政飲
恨獨無窮公數上疏論青苗之非帝不聽一朝大星落四海沒
蒿蓬本傳琦薨前一日大星墮于治所櫪馬皆驚

富弼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也少篤學有大度舉茂
材授將作監丞累遷知制誥會契丹來求關
南地弼奉使報聘遂定盟而還至和二年拜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弼為相守典故行故事
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母憂去職英宗立召
為樞密使封鄭國公神宗時王安石用事弼
乃請老年八十卒於家贈太尉諡曰文忠

鄭公稱王佐雅與韓齊名宋史本傳弼少有大

與富弼齊名人謂之富韓直言犯夷簡遂使凶

奴庭激昂虎口下吐氣風雲生邀地謀既釋和

親議不行本傳弼為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偽為僧牒者開封不敢治弼白

執政請以吏付獄呂夷簡不悅會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蕭英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

以其情巨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弼弼入對叩

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遂為

使報聘既至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羣臣

請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

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

澶淵之役苟從諸荆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

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

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今中國提封萬

里精兵百萬法今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

能保其必勝乎契丹主大悟因曰吾所欲得者

祖宗故地耳弼曰北朝既以得地為榮一辱哉劉

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劉

國書辨奸佞再往盟方定增幣非得已獻納還

死爭通鑑富弼復如契丹帝後使持和親增幣

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者而不見

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咨視果不同

疾還都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語侵夷簡殊詳

死地弼怒曰殊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以行既

至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契丹主曰南朝既

增我歲幣其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尤

入對因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於是和好復定

一介能安邊史記藺相如傳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兩楹真致勝

張協詩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孫子因敵而制勝天子深褒功使臣

慙受命焚書義既高嘗膽言尤正通鑑弼始使契丹得家書

帝有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弼懇辭

曰增歲幣非臣本意敢受賞乎後又拜樞密副

使固辭不拜弼見帝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無

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

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於守備不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夢卜在

人心未幾還秉政君王喜得人朝野咸相慶傳

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覘知之以語學士歐陽

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明良相協和江

若今日人情如此哉修頓首賀海靖無波朝廷數更主青苗亂還多按弼為相

年數歲而英宗立弼為樞密使又四年而英宗崩神宗立以王安石為相行青苗法虐政

非所習杜門歸卧痾本傳為青苗法出弼持不

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樂道賢人退社

稷竟如何本傳弼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

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必勝

而後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也四歲而孤敏悟過人母鄭親誨之學家貧以荻畫地學書舉進士試南宮第一以文章名冠天下遷館閣校勘坐范仲淹黨貶夷陵令久之復校勘著朋黨論以進修為諫官論事切直帝獎其敢言遷翰林學士修唐書及五代史嘉祐六年拜參知政事後為王安石所詆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諡曰文忠

文章經國寶往往關世道典論文章經國之大業唐室中

興時始生韓退之五季文運厄詞人不復出神

廟方興隆爰有歐文忠昌黎去世久辭壇麋鹿

走遺編幸未銷千古神相交沉思忘寢食數年

堪與敵宋史本傳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修游隨得唐韓愈遺藁於

廢書簾中讀而心慕焉若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承恩青瑣

闈舉筆不忘規漢舊儀黃門郎暮入對青瑣門拜○呂氏家塾記公在翰林仁

宗一日乘閒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問左右曰歐陽修之辭也乃悉取宮中諸帖閱之見其

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天子稱忠直斯人何處

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得本傳修論事切直奸人視之如讐帝獨獎其

得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

來。得。貢舉收羣英。險恠時文更。本傳嘉祐二年。以修知貢舉。時

士子尚為險恠奇澀之文。號曰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器薄者。向修出

聚謀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塲屋之習。從是遂變。奸邪咸側目。髮白猶

遷逐。本傳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上疏。器

又從揚州。及被召。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慰勞甚至。小人畏修復用。有詐為修奏。乞澄

汰內侍為姦利者。其羣皆怨怒。請之。出知同州。青苗亂已成。歸來卧柴

荆。本傳修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故求歸愈切。遂以請止散青苗錢。為安石所詆。

太子少師致仕。號六一居士。○本集六一居士傳。客有問居士。曰六一何謂也。君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

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

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左傳穆叔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

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風節與文章。皎皎伴星斗。

本傳修以風節自持。

狄青

狄青。字漢臣。汾州人也。善騎射。初為散直。元

昊反。詔為延州指使。討賊。善談兵。韓琦范仲

淹奇之。授以左氏春秋。青乃折節讀書。悉通

兵法。由是益知名。累功至招討副使。儂智高

及仁宗特除為宣徽南院使。賊平，帝嘉其功，拜樞密使。後罷知陳州，疽發髭而卒，贈中書令。諡曰武襄。

武襄田家子，器度超常倫。聞見錄：青出田家，少為兵。崛起行

伍間，表表為名臣。宋史本傳：請起行伍，而名動夷夏。虜人稱天

使，韓范名國士，豈特匹夫勇。折節耽書史。筆談：青在

涇原，常以寡當衆，故虜人謂青為天使。本傳：公器度深遠，韓琦、范仲淹咸奇之。曰：此國器也。范

常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曩爾儂智高，今匹夫之勇爾。公於是益喜書史。

敢與大邦驕，七州一朝陷。東南皆動搖，驍將摧

殘盡復有霍嫖姚。南豐雜識：廣源州蠻儂智高，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掠東南大

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之。甫至，則皆為所推陷。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

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率眾擊之。○嫖姚，借師行盡舍止，萬馬奔如矢，惟

以喻青。注見本詩。

知將令嚴，安知有天子。按法斬敗軍，士卒皆奮

死。青行軍，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軍

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常聞聲。方青之未

至，諸將屢敗屢走，皆以為常。青至賓州，悉召敗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斬之。於是軍中人人

奮勵，有死戰之心。元夕酒未闌，已破崑崙關。筆談：青宣撫廣西時。

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今大張燈燭。宴將佐。至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孫元規暫主席行酒。客至曉。未敢退。騎兵縱忽有馳報者云。是三鼓。青已奪崑崙矣。騎兵縱衝突。標牌豈能攔。望風盡披靡。焚城早遁還。決勝千里外。果在堂戶間。南豐雜識初青出擊智畧者。青曰。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後與賊戰於歸仁舖。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落馬馬二千。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為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遂披靡相枕籍死。賊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與公亮言。皆如所料。坐堂戶之上。論兵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雖古名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用兵貴取勝。不尚苛求盡之武人崛起者乎。

逐北不窮。追明明大將。今所以戰必克。終無覆

車失古稱。名將材如君。豈多得。

筆談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

欲窮其窟穴。青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

未常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名將。時無鄂千秋。大志安能酬。上賞

與薄賞。均非為身謀。

記聞初青自請擊智高。諫官韓絳上言。青武人。不足

專任。固請以待從文臣為之副。上以問執政。時

龐藉獨為相對曰。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

副之。彼視青如無。青之號令。復不得行。且青沉

勇有智畧。若專以智高事委之。必能辨賊。幸陛下

下勿以為憂。上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青

詩

四二

雖有功。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臣所言。非徒便於國體。亦為青謀也。既而議者多謂青賞薄。○鄂千秋明蕭何之功。高帝以為進賢當授上賞。故封千秋為安平侯。此借其事以比龐藉。

包拯

包拯字希仁。廬州人也。始舉進士。除大理評事。解官歸養。後親亡。廬墓終喪。猶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數來勸勉。久之赴調。累遷權知開封府。立朝剛毅。聞者皆憚之。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拜樞密副使。尋病卒。謚

曰孝肅。

孝肅性嚴毅。笑比黃河清。筆談公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

仁笑比黃河清。知端不取硯。足以觀廉貞。危史公徙知端州。州歲貢

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權貴人。公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及為開

封尹。私書絕不行。宋史本傳拯權知開封府。性峭直。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

皆絕權貴。皆斂手。遂有閻羅名。本傳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

之斂手。京師為之語曰。趙張不足數。編簡為君

青。前漢趙廣漢。張敞。皆為京兆尹。有能名。○杜

又曰。封侯意疎。潤。編簡為誰青。

文彦博

文彦博字寬夫汾州人也舉進士第知翼城縣遷天章閣待制至和二年與富弼同入相封潞國公元豐三年拜太尉以太師致仕居洛陽紹聖中卒年九十二諡曰忠烈

潞公剛毅士直亮立朝端宋史本傳論彦博公忠直亮臨事

即果斷本傳論臨事果斷案獄挫權奸本傳黃德和誣劉平降虜以金

帶賂平奴使附已說以證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彦博置獄于河中鞠治得實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至遣他御史來彦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彦

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拆衝千里外見下定策廟廊間

本傳帝謂彦博曰卿凜凜大臣節本傳論彦博有大臣之風

貂璫咸震懾本傳三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彦博呼內侍史志聰問

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彦博叱曰爾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顧盼有威儀遠人望風烈本傳論

爾當行軍法顧盼有威遠人來朝仰望風采其德望固足以折衝禦侮於千里之表○本傳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館客與使人覲望見

彦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度務雖精練少年有不知其貧窶使者拱手曰天下異如何萋菲辭貝錦燦成列本傳唐介劾彦博在蜀且以奇

錦結宮掖。因之登用。介既貶。彥他山石愈攻。白

博亦罷。詩。萎今菲兮。成是貝錦。他山石愈攻。白

玉轉堅瑩。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言彥北門

煩卧護。帝眷益加隆。本傳。彥博在樞府九年。為

使判河陽。徙大名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時

監司多新進少年。轉運判官汪輔之。輒奏彥博

不事事。帝批其奏。以付彥博。曰。以侍中舊德。故

煩卧護。北門細務。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

禮。將別外舉。不避讐。厚德孰與儔。御史吳中復

有處置。因言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

彥博。因言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

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

時以彥博為厚德。天心厚元老。壽考樂優游。一時耆英

會。千古仰風流。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

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居五年。復致仕。其在洛

也。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

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為堂繪像

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

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也。少好讀書。一

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擢進士上

第。神宗召為翰林學士。尋拜參知政事。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封荆國公。引用凶邪。排擯忠

直行。青苗均輸保甲免役等法。而天下騷然

宋室之亡。自此始。

宋人不識寶燕石誇奇珍宋王不識士安石稱

聖人舉朝辨其惑總同觀寶客闕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

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革履十重巾十襲客見俛

首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與瓦甃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截之愈固○

龜山語錄神宗問明道先生曰王安石是聖人否對曰詩稱周公之德公孫頤膚赤鬚几几聖

人蓋如此若安石則剛偏聽自生奸貽禍將無

極奸獨任成亂安石何為者自言齊契稷宋史

本傳一曰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儁必

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尚

高契同

彼二子皆在之者君臣既相知何所施仁澤通鑑

所差何足道哉帝謂安石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

鄙鈍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

稍開悟仁澤勿復言苛歛以為先青苗與兵革海

內遂紛然向來堯舜道於今在誰邊本傳論朱子曰安石

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已任

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

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

先務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本傳安石以

新法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奸哉

王安石肝膽時能測當時推轂人排斥無遺跡

推轂喻引薦也○本傳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已者也富弼韓

詩家卷之十三

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老成一掃空新。

進威奸雄。本傳安石罷黜中外老成人。君王如。

木偶乾坤落吾手。黎庶不聊生。臺諫方箝口。本傳

論使天下之人。驚。烈風千里驚。本傳京東河北。

然喪其樂生之心。華嶽同時崩。綱目。

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五年。九月。太陰星失度。通鑑靈臺即九瑛言太。

靜以應天變。安石執不奉詔。少華山崩。安石怒。黜。水旱復相仍。本傳寧熙七年春。天下。

安石怒。黜。水旱復相仍。本傳寧熙七年春。天下。於色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祖。

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貽聖慮。宗法掃地。虎政正縱橫。杜詩人今罷。四海遭荼。

毒饑民滿空谷。本傳論羣姦嗣。何以塞羣情倡。

為三不足。本傳安石謂天變不足畏。強辯多機。

巧真同少正卯。本傳安石性強伎。遇事無可否。

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

數百言。衆不能詰。通鑑帝謂安石曰。呂誨比。

卿少正卯。經術亦安施。適為大盜資。呂氏家塾。

參大政。上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

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

但後世所謂者。大抵皆庸人。故世與之。乃為取。

俗皆以為經術不可施於世務耳。與之。乃為取。

割地歸遼主。通鑑王安石復相。遼使蕭禧來求。

取之。必姑與之。乃詔於分水嶺為界。東。變俗為。

西失地七百里。遂為異日興兵之端。變俗為。

唐虞帝座及空虛

本傳安石議論高奇。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

眼似

王敦白真能傾社稷

宋史李師中傳師中始仕州縣。師中曰。包拯參知政

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

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心藏衍杞姦誠若蘇生言

通鑑初安

石性不好葷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作辨

姦論以刺之。謂王釣餌食之盡仁祖亦知然

見

錄。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楮盛釣餌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輔曰。

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

盡。不情也。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仁宗尤甚。每謂漢文帝不足取。其心薄仁宗也。

爾來天帝醉不復知

其偽

李商隱詩自是當時天

嗟嗟宋神宗學步

邛鄲童

漢書壽陵餘子學步於邛。失其故步。匍匐而走。

嗟嗟王安石

杏樹壇邊賊

莊子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樹壇。上。○通鑑人號安石為孔

子。呂惠卿為類子。

總然學不純何事進奸臣

朱子曰。安石不能知

道。故其學不純。而設

立威有鷹犬

宋史唐荆傳

心造事。遂流入於邪。

傳法有沙門

本傳安石罷

定為安石爪牙。臺官張商英乃安石鷹犬。代已。乞以呂惠卿為參知政事。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人。

奸黨徧天下階禍竟誰因君看滅宋者悉是熙

豐人

通鑑哲宗幼冲嗣位。熙豐黨人得志橫行。夷狄乘釁而起。於是中京卒大亂矣。

鄭俠

鄭俠字介夫。福州人也。閉戶苦學。舉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參軍。後監安上門。王安石居政府。行試法之令。俠初為安石所知。乃數以書言法之為民害者。安石不悅。熙寧七年。大旱。俠為流民圖以獻。坐徙英州。哲宗立。始得歸。元符七年。再竄于英。徽宗立。遇赦還家。以壽終。

鄙哉王安石。新法為民賊。暴殄華天和。萬物皆

焦枯。四野無青草。窮塗多餓殍。如何臺諫中。骨鯁皆為空。監門素忠直。悵然憂社稷。流民繪作圖。區區補廟謨。精誠感天地。甘雨隨車至。既解

蒼生憂。何事謫英州。宋史本傳熙寧六年七月

無生意。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曠。扶携塞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買麻枲麥麩。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尾楫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時監安上門。悉繪所見為圖。奏疏。詣閣門。不納。乃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其畧曰。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麥苗焦枯。五種不入。方春。斬伐竭澤而漁。草木魚鱉亦莫生。遂今臺諫充位。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流離。逃散之狀。上聞者。臣謹以逐口所見。繪成一圖。但經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於此者乎。如陛下

行臣之言。除去新法。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既奏。神宗反覆觀圖。長吁數四。翌日。罷青苗免後諸法。凡十八事。民間之謹呼相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謝。安石上章求去。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迹罪。欲致之死。帝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諛人信罔

極貞臣不容跡

詩諷人罔極。交亂四國。○楚辭何貞臣之無辜。今被讒謗而見

尤○史記其茂傳茂得罪於秦。懼而逃。逃無所容跡。

去去絕人羣。垂老不

忘君

本傳徽宗立。俠仍還故官。又為蔡京所奪。自是不復出。布衣糲食。屏處田野。然一言

一話未**朝廷譬如奕衣冠。幾遷易。惟餘鄭公坊**

千載有輝光

本傳俠辛里人。揭其間為鄭公坊。州縣皆祀之於學。



